



寇准邓州做知州

遼富太 著

远方出版社

PDG

## 内 容 提 要

寇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和廉吏，史书的评语是：“名比魏征，智定乾坤。”在他三十五岁那年，以事件帝意，被贬到邓州做了年余的知州。在任上，他没有消极颓废，怨天忧人，而是忠于职守，不畏豪强，申张正义，为民伸冤，惩除了一批贪官污吏和地痞恶霸，并兴修水利，劝民农桑，为发展邓州的经济做出了贡献。离邓州时城乡人民不愿寇准离去，纷纷送行，拦路惜别。因有德于人民，百姓感念，在城内立祠祀之。

## 人 物 简 介

寇 准——由参政知事贬到邓州的知州。

寇 安——寇准的仆人。

杨金景——邓州的推管。

季 成——邓州的巡检。

魏文超——邓州的判官。

李 成——邓州的捕头。

张 升——退休在汲滩的京官。

叶文成——邓州通判。

刘 留——邓州原判官。

徐养正——邓州典吏。

张 权——张升的小儿子。

王二混——地痞流氓。

## (一)

大宋太宗至道元年(公元995年)的阳春时节,古老的邓州城东北一派大好风光。

柳柔桃红,共映春光明媚;青尘紫陌,骅骝大道宽敞;烟袅堤边,湍水淙淙流淌;绿芳原野,麦苗伸腰摇曳。林深处杏花村里,何须牧童再指。市集中人来人往,叫卖之声嘈杂。树上黄莺啼暖日,花间彩蝶醉芳春。红男绿女郊游来,怪歌高唱纵豪吟。

这天上午,张楼镇西南不远处,黄土大道上走来了一主一仆两个人。

仆人问主人:“老爷,在前面的凉亭内歇息一会儿再走吧。”

“不,咱们还是赶路要紧。”

看那主人,年约三十四、五岁的样子,中等偏高的身材。方正国子脸,透出了一团书卷气,剑眉下一双丹凤眼炯炯有神,与高直的鼻梁、轮廓鲜明的阔嘴相映衬,是一张集中了智慧、精明和才干的相貌。他头戴儒士方巾,身穿直缝宽幅蓝衫,腰系紫丝绦,足穿黑布鞋。看到地里的庄稼长势良好,他的脸上露出了温和的微笑。

此人是谁?

他乃大名鼎鼎的寇准、寇平仲。

跟在寇准后边的那个人,年约二十多岁,腰细背宽,身高腿长,眉粗眼圆、鼻直口方。他身穿一套绛色长袍,背着一个蓝包袱,眼光不时地注视着过往的行人。此人乃寇准的贴身侍卫寇安。

寇准是当朝的一个有名人物,曾做过参知政事(副宰相),在这阳春时节,他带着寇安一人,到此干什么呢?原来,他因事与皇帝争辩,惹恼了宋太宗,被贬到邓州来了。

寇准,字平仲,华州下邽(今陕西渭南东北)人。他生活在建隆

二年至天圣元年(961—1023)年间,历经北宋太祖赵匡胤、太宗赵光义,真宗赵恒和仁宗赵祯四帝,是三朝为官的元老。寇准出身于书香门第,他父亲寇相,在五代后晋时中过进士,曾在贵族府第做过秘书一类的小官。他出生后不久,父亲去世,因此家境贫寒,母亲连买绢作被子的钱也凑不齐,但十分重视寇准的学习。少年时的寇准,聪明好学,刚直纯厚,通《春秋》之传。太平兴国五年(980年),十九岁的寇准考上进士,初授大理评事,知归州巴东。后任大名府成安知县,左正言、直史馆、三司度支推官、盐铁判官,尚书虞部郎中、枢密院直学士等官。寇准官运亨通,并不是由于阿谀奉承,依附权贵。相反,他刚正廉明,不畏权势,靠的是自己的忠诚和智谋,用宋太宗的话来说就是“临事明敏。”

寇准不曾忘记,端拱二年(989年),为发钱粮赈饥之事,寇准曾奏事殿中,极陈利害。由于忠言逆耳,太宗听不进去,生气地离开龙座,转身要回内宫。寇准却扯住太宗的衣角,劝他重新落座,听他把话讲完。事后,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准,曾高兴地说:“朕得到寇准,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!”淳化二年(991年),拜寇准为左谏大夫枢密副使。三年诏拜参知政事(副宰相),至道元年(995年)加给事中。这一年,因太宗给外戚加官之事,寇准与帝争辩,太宗龙颜大怒,一气之下,将寇准贬为邓州知州。

伴君如伴虎,宦海骇海多。寇准不是不懂这样的道理,但他坚信自己做得不错。如果让外戚专权,国家的政权将会混乱。他寇准一心为国为民,受一点委屈本算不了什么。话又说过来,他今年只有三十五岁,为国尽忠的时间还多着呢。因此,尽管有贬官的失意在困扰着他,离开京城时心中有诸多的不畅,当看到邓州山河秀美,他胸中的不快顿然消失,脸上不时露出了笑容。

这次,他把家眷留在汴京,带着寇安一人,微服到邓州上任。在穰东、在白牛,他看到集市上虽然繁华,但衣衫褴褛、面带菜色之人仍然不少,百姓的税赋较高,生活依旧十分困难,使他心中感到沉甸甸的。

就在寇准和寇安正迈步向前行走之际,忽见前面的村庄内,人声

嘈杂、哭声连天，仿佛出了什么事情。

“寇安，快去看看出了啥事？”

主仆二人急急地赶上前去看个究竟。

且说寇准和寇安，听到前面的村庄中传来了哭声和叫骂声，急步走上前去，发现了这样一个场面。

村中的道路旁，长着一棵高大的桐树，树荫大约有三分地大小，那树干，三个人合拢去也抱不着。看那样子，这棵树的树龄当在几百年之间。

树下，站着一位穿戴阔绰之人。只见他二十多岁的年纪，身高腿长，眉粗眼圆，疙瘩脸上横生怪肉，一蓬扎髻，两片厚唇，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。他站在树下，指挥着一群家人正要砍这棵粗壮的桐树。

“砍，赶快把这棵树给我砍倒。”

这时，一位中年男子身带血迹扑上前去，用身子护着大树，用乞求的口气再次说道：

“公子爷，你行行好吧，这棵树是给我七十岁的老母亲身后做棺材用的，你到别处找树行吗？”

“呸，尽说晦气话，谁不知我张权的父亲张升是侍卫亲军步司的都虞侯，刚告老还乡不久，我们要为他修建府第，做套精美的家具，急需上等的木材，你却说是做棺材用的。来人，把这个刁民拉到一旁给他点颜色看看！”

几个如狼似虎的家人走上前去，把那中年汉子拖到一边，抡起皮鞭就打。

## (二)

“唉哟，痛死我了，请饶了我吧。”

那人呼喊哭叫，哀怜无助，只有身下的土地在暗中舔干他流淌出来的鲜血。

“公子爷，不要再打了，我受不了。”

“你的树到底卖不卖？”

“不卖，我真的是给母亲做棺材用的。”

“还是这句话，给我狠狠地打！”

“唉哟我的妈呀。”

中年汉子发出了更为凄惨的叫声。

一切都明白了，原来是桩强买不卖，欺诈骗百姓的举动，寇准不由得义愤填膺、怒发冲冠，他大喝一声。

“住手，不许再行凶伤人！”

“嗨嗨，这真是满河里赶鸭子——管得宽，你是什么人，竟敢过问这件事？”

那公子一看来人穿戴普通，脸上先是露出了鄙视的样子，然后傲慢地回答寇准的问话。

“不管是什么人，强伐木料，须经主人同意。青天白日，王法律条，哪许你这样强买强卖的！”

“我乐意这样做，你能够管得住吗？”

“路不平有人铲，你巧取豪夺总是不行的。”

“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来人，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汉子给我教训一顿。”

“哇……哇……上。”

张权的话刚落音，五、六个手持刀枪的家丁嗷嗷叫着，欲上前来对寇准对武。

“不准动，谁敢动他一指头，我就要谁的命！”

“嗨嗨，口气还蛮大的，他是什么人呀，就动不得的？”

“告诉你们，他就是新上任的邓州知州寇准、寇老爷！”

“啊！”

别看张权这个人粗鲁蛮横不讲理，但寇准寇平仲这个名字他是早已听说了，皇帝他尚切不怕，敢于在龙庭上争辩，更不要说象自己这号人了。过去，寇准官做过副宰相，比父亲的官大；现在，又来到邓州任上，是自己的父母官。这几天到处都传闻寇准要来邓州的消息，没想到却让自己先给碰上了。此人不好惹，快溜走为妙。想到这里，张权对手下人喊道：

“是寇准来了，咱们快跑！”

家丁们看公子带头跑了，也不敢逗留，紧随其后溜掉了。

寇准在后边大声喊道：

“张权，你父张升在京城做都虞侯时，名声尚不坏，转告他要保持晚节。像你这样横行乡里，如不改正，本州一定严惩不贷！”

张权只顾逃命，也没有回答寇准的喊话。

寇准来到树下，那中年男子跪在他面前说：“清官大老爷呀，你再晚来片刻，我的命和这棵树都保不住了。谢谢你呀，谢谢你。”

寇准急忙把那汉子拉起，关切地说道：

“抓紧把伤养好，请转告乡亲们，有什么冤屈之事，尽管到州衙里来找我。”

说罢，他唤上寇安，迈步向州城走去。



### (三)

邓州城到了。

这是盘踞在千里平原上的一座军事重镇。她左襟白水，右带丹江，前列荆山，后峙熊耳，据江汉之上游，处秦楚之扼塞，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

寇准放眼望去，见城墙高大横亘，箭楼耸立云端，城濠宽阔水急，城门坚不可摧，上有士兵在持械游弋，把守得甚是严密。他从心中说道：“邓州不愧是座古城，气象森严，威镇中原呐。”

进入城内，大街上也非常热闹。店铺林立，楼阁连云，人来人往，生意兴隆。老者消闲，商贾聚首，官吏招摇过市，纨绔子弟，贩夫走卒无所不有。街面上，卖羊肉扯面的、卖水鲜包子的、卖油炸酥鸡的、卖素馅饺子的，比比可见，食物的香味融进湿润的空气，融进叫卖的吆喝和叫化子的乞讨声中，汇成了令人心醉而又心烦的城市交响曲。

寇准和寇安走得累了，想赶到衙门歇息，所以也无心游逛街市，问明道路，急急地向前走。

沿着大街向南再向西拐，在一座黑漆大门门首，寇准看到，门楣的上方挂着一块风蚀雨剥了的木牌，上面写着“邓州州衙”四个大字，他示意寇安上前叫门。

“门上哪位在？”

从门内走出一位身材高大、满脸横肉的衙役。看到寇准他们身穿百姓的服装，他眼角向上一挑，厚嘴唇一撇，不耐烦地说道：

“去，去，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在这里瞎搅和什么！”

“我们要进州衙办事。”

“州衙的大小官吏到接官亭迎接寇准寇老爷去了，这会儿是你大爷我说了算。州衙是随便进的吗？你们这是老母猪爬楼梯——想拱

高门，今天不行了，赶快回去吧。”

说罢，他转身就想进到院内。

“慢着，快让我们进到州衙。”

“嗨嗨，你这人是想挨打呀，还是想找死？”

胖衙役扬起巴掌，准备来搯寇安。

寇安年轻气盛，哪里受得这等凌辱，伸手一把揪住胖衙役的耳朵，向前拖了七、八步远，那人象杀猪一般地吼叫起来。

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，老子受不了了。”

此时，寇准发了言：

“寇安，放开他，告诉咱们的真实身份。”

寇安猛地把衙役一推，大声说道：

“新任知州寇大人驾到，快大开衙门，让在家的官吏都出来迎接。”

“什么，他就是寇准寇老爷？”

“怎么，不像吗？”

“像，像，一看那身材，就知是文曲星老爷降临凡世。”

刚才还是专横跋扈的样子，转眼间就变成一个孝孙子，又点头，又哈腰，也不嫌耳朵疼了，还帮助寇准掸去身上的尘土。

“大人不跟小人怪，不知寇老爷驾临，请你老多原谅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“我叫张拴成，外号二混子，但我不是混事的，老爷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”

“把我们安置在衙内歇息，派人去通知通判等人回衙。”

“小人遵命。”

张拴成把寇准安排完毕，撒开腿向城外跑去。

通判叶文成，得知寇准今日要来邓州上任的消息，吃过早饭，就带领判官、推官、教授及穰县县令等人，前去接官亭迎接寇准，可等呀等，从上午一直等到日错正南，还是没见寇准的到来，这一下可把叶文成给气坏了，他嘟囔着说道：“这个寇准，不就是一个贬官的知州吗，好大的架子，让人等了这大半天。”

说罢，命衙役们端来酒食，在亭下吃喝充饥起来。

切说这叶文成，虽任的是通判之职，“通判”之意是共同署理公事。换言之，他是邓州知州的副手，是州里的二把手。但宋时的官职与前代不同，通判可以监州官，权势很大，知州不在时，由他行使知州的职权。加之叶文成的哥哥叶文彬在京任礼仪院的侍郎，和知院的张逊关系颇为密切，寇准和张逊有严重的政见分歧，被贬至邓州，张逊在暗中捣了鬼，也含有让叶文成监督寇准之意。本来，叶文成有望升任邓州知州，寇准的到来，他当然是不高兴和不欢迎的。但张逊和叶文彬来信让他忍耐、等待，他明白了其中的目的，所以仍装出样子来欢迎寇准。

就在叶文成在接官亭内大发牢骚之际，张拴成急冲冲地跑来禀告说：“叶老爷，寇大人已经进入了州衙。”

“什么，他是怎样进入城内的？”

“寇大人没有走官道，只带了一个仆人，微服私访上任的。”

“快，咱们赶快回州衙。”

判官、推官等人一听说寇准已经到达邓州城，急慌忙放下碗筷，坐轿、骑马，跟着叶文成向城中跑去。

衙门内，大小官吏同寇准见了面。叶文成说：

“不知寇大人绕路来到了邓州，我等未曾迎迓，敬请大人恕罪。”

“怪寇准事前没有通知各位大人，让你们久等了。”

“下官等人在接官亭等候半天，那是应该的。”

“好，各司其职，办理公事。明日放出牌告，就说本州已开始理事，让民众有冤诉冤，有何建策都可直接到州衙找我。”

“遵命。”

叶文成等人分头忙碌去了。

## (四)

一轮朝阳从东方天际冉冉升起，先是微红、渐红、殷红，后是火红、深红乃至赤红，红得得体、红得耀眼、红得美丽，它照红了邓州的山山水水。

旷野青翠，仿佛挂上了一层金黄的轻纱。河水碧蓝，无数的光点像鳞甲般地闪闪烁烁。鸟声四起，婉转清脆地歌唱着迷人的清晨。巍峨的城楼，在阳光下更显得威武壮观。

郊外的人们挑担、骑驴向城内走去。

城内的商人打开店铺招徕顾客的到来。

大街上，百姓们在议论纷纷。

“知道不，寇准寇大人从京城到邓州做官来了。”

“听说是微服私访上任的。”

“寇大人昨天到任，今天就贴出了告示，让民众到州衙诉冤，看来，这真是个为民办事的好官呀。”

“走，咱们到衙前去看看。”

“走。”

乡里人、城里人，你告诉我，我告诉他，互相传着信，打着招呼，纷纷涌到了州衙前。

“……发现有贪官污吏欺压百姓，发现有不法之徒横行乡里，发现州衙中有何陋习，都可来衙门告发。一经查出，严惩不贷！邓州知州寇准，大宋至道元年三月。”

前面识字的人在念着告示，后面有许多人在仔细聆听，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。

“咱们邓州，本是个好地方，硬让一些贪官和恶霸把境内搞得乱糟糟的，不把这些人的除掉，黎民百姓就别想安宁。”

“吁，小声点，别让爪牙们听见，咱人就没命了。”

“怕什么，如今有寇老爷做主，该说的话咱们一定要说出来。”

“对，寇大人在京城就是个清官，他眼中容不得揉沙子，一定会给邓州人撑腰的。”

“咱们有冤就诉，有气就吐，总比闷在心里强。”

七嘴八舌，人来人往，几天时间，告示上的内容就传遍了邓州的山山水水和村村寨寨。

很快，告状纸像雪花一样飘到了州衙。

许多乡民状告州衙户房掌管财政、户口、赋税的典吏徐养正，说他伙同各乡的里正和里胥，在向百姓收取钱粮时，压低成色，多收耗银，中饱私囊，吃喝玩乐，搞得民众叫苦连天。

耗银，本是地方政府的一种附加收入，它不同皇粮国税，那是朝廷的命旨，所有人不得违背，必须足额上交。而耗银则是由地方官府议定的，一般都是一两加二分，十两加二钱，百两加二两。状纸上说，徐养正等人太黑心了，有时从民众中摊派的耗银，一两竟敢多要至四分、五分。辛兴里（今孟楼）的里正朱善，最多时要到六分。百姓们如若不交，派里胥上门拳打脚踢，不少人为此而身负重伤，甚至丧命。

“这些人太霸道了，不刹住这股歪风，如何能平邓州人的民愤！”

寇准命巡检程丛把朱善抓到州衙，连夜进行审讯。

“说，朱善，你身为一乡里正，理应懂得耗银该怎么收，为何不遵王法，擅自多收！”

寇准的廉明和刚直朱善早有所闻，见到大人亲自审讯，他吓得身上像筛糠一样乱抖起来，说话也前言不搭后语。

“大……大……大人，多收耗银确有其事。”

“耗银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大……大人，下面的官不好当呀，州衙里来了人，都是我的上司。多年来官场形成了规矩，他们下到乡里，不论是公差私事，都要大吃大喝。鸡鸭鱼肉、好酒好菜招待切不说，临走时还需送上孝敬银。”

“这样的事多吗？”

“多。他们三日一班，五日一群，来到乡里后架子还大。下边稍有慢待，可就像是捅了麻蜂窝，自己有吃不完的苦头。纳银入库时，他们百般刁难。不是说成色不好，就是说份量不足。无奈之中，我们只好多收些耗银做为招待费用。”

“为何辛兴要比其它里收的耗银多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快说。”

看到寇准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向自己射来，朱善说：“小人为保着里正这个官职，向州衙的诸位大人送了保职银……”

朱善交待了罪行后，寇准命将其关进了大牢中。

是夜，天上没有月亮，夜色昏沉黑暗。不少人已经入睡，州衙内显得静悄悄的。唯有西北风吹着树梢儿，发出了“哗哗”的声响。

典吏徐养正於此时蹑手蹑脚地来到了寇准的住室。

“大人，还没有歇息呀？”

“是徐典吏，你来此作甚？”

“养正保存有一个后周柴世宗时期的瓷瓶，质地极好，器青如天，明如镜，薄如纸，声如磬，滋润妩媚，满布细纹。诚乃柴窑中的精品，特来敬献给大人。”

寇准正在审阅关于徐养正的案件，看到他携带礼物走进自己的住室，知道他已得知了审理朱善的消息，心中发虚，前来行贿，无非是想让自己遮掩他的罪行。于是明知故问道：

“徐典吏，送这么贵重的物品给本官，不知有何用意？”

“没什么，听说辛兴的朱善被抓了起来，也不知他的案情是大是小？”

徐养正不好直接讲州衙多收耗银之事，拐弯抹角地提出了朱善，想从中打探一些消息。寇准焉能不知！为了防止打草惊蛇，他委婉地说道：

“朱善没有多大事，本官自会秉公处理的。至于这瓷瓶……”

“请大人笑纳。”

“本官没有这种嗜好，还是你带回去吧！”

“大人……”

“请便”。

徐养正拿起瓷瓶，灰溜溜地走出门去。

## (五)

徐养正回到住舍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他想想寇准刚才射出的严厉目光，想想礼品被拒收的尴尬场面，想想过去自己的所作所为，心中不由得后怕起来。

徐养正乃湖北老河口人，今年三十多岁，为人奸诈，善于见风使舵，投机钻营。通过金钱关系，他谋得了邓州典吏的职务。典吏属于六房之列，虽是个无品级官员，但却是一个极肥的差事。主管财政、户口和税赋，只要用心去克扣，经常能够捞到好处。比如向县、里征收耗银之事，他不顾民众的叫苦连迭，任意加码，一年就多收了十余万两银子。当然，这些银子他不能够独吞，多数要恭送给原知州和通判、推官等上司，以求得他们的庇护，若不然，他就很难混迹于官场。

叶文成是一个表面和善、心狠手毒的家伙，他仗着后台硬，在通判的任上可谓是榨取油水、肆无忌惮。俗话说，一路货，好结合，徐养正和叶文成很快就勾结到了一起。徐对叶是既巴结又勾心斗角。这次多收耗银之事，实际是按照叶文成的意思办理的。徐养正是挡箭牌，叶文成则是幕后人物，多收的银子，大都流进了叶文成的腰包。

徐养正今晚去向寇准送礼，也是秉承叶文成的意思进行的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徐养正即叩开了叶文成的房门，向他禀报了昨晚给寇准送礼之事。

“叶大人，寇准他拒不收礼，你说该咋办才好呢？”

“他要不吃软的，以后咱就给他来硬的。”

“看来，多收耗银一事，怕寇准抓着不放呀！”

“他是怎样讲的？”

“他说要秉公而断。”

“嗯，寇准他存心不善呀！”



“大人，我是否回乡暂避一下风头？”

“目前倒不必，好歹我还是个州同，他寇准一时并不能把我怎么样。我们要联起手来，跟寇准斗下去。”

“养正一切听从大人的安排。”

两人又仔细地密谋了对策。

太阳从东方的天际升起，粉红色的云朵，如火花似地向四边奔放，给州衙的大院里染上了金色的光芒。

寇准迈步走进了州衙的大堂。大堂的中央，前为一张高大的公案，后置屏风，上画着海水朝日图案，上写着“解民倒悬”四个大字。公案上放着文房四宝及刑签、捕签等审案所需之物，两边是仪仗，喝声阵阵，大堂里显得非常的庄严肃穆。

州同及所有佐理官都来到了堂上，三班衙役持棒站立两厢。

寇准用凌厉的眼光扫视众人一眼，用缓慢的语调说道：

“本官自到邓州上任以来，放出告示，收到了许多乡民的状纸。他们状告贪官污吏贪污受贿、鱼肉百姓，状告土豪劣绅欺男霸女、横行不法，为此，本官将一一进行查处，以正国法。今日召集州衙的大小官吏，只讲讲耗银之事。关于耗银，皇家早有规定，可在我们这里，却有人巧立名目，多征滥收，搞得民众苦不堪言，这笔钱，有的被大吃大喝掉了，有的却装进了个人的腰包。徐典史，你说是不是呀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徐养正张口结舌、呆立无言。

叶文成接过话茬讲了话。

“寇大人，自古道千里来做官，为的吃和穿。吃一点、喝一点，这算不得什么弊端，不可为此张得沸沸扬扬”。

“叶大人此言差矣！你没听人说过，主患先防内，内患隐难知。不见栋梁柱，蝼蚁坏其基。吃喝虽然不算大事，但措百姓的油水大吃大喝，就当另外论处。农民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年打下的粮食，变成了官吏的肚中物。早吃晚也吃，有客陪着吃，没客自己吃，不掏自己的腰包吃，吃的还不是国家的养生钱？还不是百姓的血汗钱？我们绝对不能助长这种坏风气！”